

于晴

偷欢一下又何妨

57
27R

海南出版社

似水柔情系列

偷
欢
一
下
又
何
妨

晴 著

海南出版社

琼新登字(03)号

似水柔情系列

偷欢一下又何妨 于晴 著

*

责任编辑:何 为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105. 海口市滨海大道花园新村 20 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:35

字数:70 千字 印数:6,000 册

ISBN7-80617-055-3/I·20

定价:39.00 元 (每册:7.80 元)

内 容 提 要

花容月貌的绮香，嫁给了富豪段老爷，墓穴的生活，白水般的精神世界，使她很平衡……

公子飞杨正义英俊，绮香进也不是退也不是，好难辨。兰馨幽幽蕴杀机，公子飞扬，力尽千辛万苦，揭开了重重迷雾。他和绮香也是花好月圆，豪门恩怨何时了……

1

她把身体浸在牛乳中。

忘了哪一位美容师说的，牛乳可使肌肤嫩滑。她牢记着。她常常告诉自己，必须保持外表的美：面貌、肌肤、身材。这是她唯一的武器了，也是女人战无不胜的武器。

她以牛乳抹着身体。

吹弹得破的肌肤，如此光滑、细致。

她以牛乳轻轻拍着脸，深深地吸一口气。

呵气如兰。

她笑了。

她笑的时候是很好看的，她知道，那是魅惑中带着几分俏皮。

当然，她不笑的时候更美，更冰冷、凄迷——其实，她

不怎么知道这个意思。什么叫凄迷？那是他给她的形容词；他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直看得傻了眼；后来，他告诉她，因为她美得冰冷而凄迷。

她不明白；但，那并不重要。

重要的是，他看上了她。

他得到了她，而她也得到她所需要的。

城市里几乎每一天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。

一个美女被一个男人看中了，这个男人富可敌国。但她这个故事是稍与众不同吧。她牵动嘴角，叹了一口气。

浴室的内线电话响起。

她没有接听。

闭着双眼，她半躺在牛乳中。

电话再响。

她慢慢从浴缸中站起，扶着墙赤身踏在浴毯上；牛乳从美丽的胴体上悠悠滴下，前胸、乳尖、小腹、大腿、小腿、小巧的足踝，她整个人被一层奶白、芬香的薄膜包着。

在一列的镜子里，她看到了自己。

是造物者的恩赐，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身段。

造物者再不公平，对她还是仁慈的。

她抚摸者，一再陶醉地欣赏自己的胴体。不知在镜前站了多久，直到肌肤有一阵轻微的、紧绷的感觉，她才缓缓地，走到浴室的另一边；那儿有另一个浴缸，圆圆的、粉红色的浴缸。她以右足轻轻踏进去，一碰，水是温的，她举步，把身子滑了进去。

胴体上半干的牛乳，迅即溶化在水里，缸水铺了一层乳

白。

她仰着脸，双手以水拨抚着自己的躯体，有说不出的松弛与舒服。

然后，她轻翻身，像一条美人鱼，伏在浴缸，双脚向后踢着水，水溅得一边的墙壁及地上的浴毯都湿了。

她忽地转身，坐着。

门被人在外面大力敲打，接着推撞。

她狡狴地，望着浴室的门，伸手往浴缸外，取过贴墙的肥皂盒子。盒子里有一片贝壳型的肥皂，但她要的不是肥皂，而是肥皂下，藏着的一把刀片！

门被撞开，一个男人冲跌进来。

男人撞开浴室的门，冲了进去。

他稳定了身子，左右张望，浴室内有两个浴缸，他不肯定她在哪儿。

她持刀片的左手，举起，向着自己右手的手腕割去！就在这一刹那，他看到了她。

飞一般，他扑上前。

刀口正要落在脉门上，他左右把她的手架开。她挣扎，他甩开她的右手，双手握着她的左腕，企图夺去刀片。混乱中，男人的手背被刀片划了一条血痕。

她右手拚命的乱抓，抓着他的衬衫。双脚在浴缸的水中乱踢。浴缸很滑，她扭动的身体向下滑去；水淹过她的粉颈、下颚、嘴巴，他发觉了，因为他的衬衫的钮扣被她抓得松脱。他迅速弯身，把她下沉的粉脸托起。她闭着眼，一张脸带着水珠，两片嘴唇是诱人的红圈圈，他有俯身吻她的冲动。葛

地，她紧闭的眼皮颤动，双眉轻蹙，手上的刀片松开了，无声地落入水中。

他听到她低泣。

他本来握着她高举的手，也随着刀片的松脱而双双垂下。除了一张脸，她整个身体在水中。

玲珑的曲线在水影中荡漾。

他伸手抹去她脸上的水珠，手指随着脸庞滑过她的肩，她的肌肤比他身上的丝衬衫还要柔软。

他咬一咬牙，双手伸到水里，一手扶过她的肩，一手抬着她的腿，把她从水里抱起。

她晶莹水灵的躯体，裸露在他眼底。

她的脸依然仰着，短发濡湿，有几撮贴着耳珠。她因抽泣而急促起伏的胸部，使他浑身发热。

他的心跳得很厉害。

抱着她，一下子不晓得该怎么办。

她滴水的身体湿透他的衣襟。

终于，他把她放下。

她才站稳，整个人又紧紧地伏在他身上。

他搂着她，丰满的胴体与他紧紧地贴在一起；他浑身湿透了，搂着她背脊的手都是水，刀片割的伤口还在滴血；而身上，一阵冷一阵热，他知道，那是汗，他整个人都在冒汗。

艰辛地，他清清喉咙，吐出两个字：“别傻。”声音很干涸，而且颤抖。

她贴着他的身，头伏在他宽阔的肩上，双手绕着他的腰，他壮健的身躯温暖着她，她如一只受惊的小鸟，在他怀里微

微发抖。

他疼惜地、不由自主地把她抱得更紧。半晌，定过神来温柔地说：“别再做傻事了。”

她顺从而幽怨地，在他耳边“嗯”的答了一声。

他一如着魔般，一手抓过她的头发，把她的脸攀过来，向着那一圈红唇狂吻。

男人吻着女人的唇，她的颈、她的胸……陷入半疯狂状态的他，索性把她按在地上，做着他认为自己不应做，却又无法抗拒的事情。

浴室有列镜子，男人无心去看；如果他要去看，他一定会看到，当他拥着女人倒往地上时，女人脸上掠过的是一抹胜利、狡狴的笑容。

2

“太太，段先生中午来过电话。”佣人燕姐给她送上橙汁时说。“知道你未起床，叫我不必呼唤。”

“他人还在美国吗？”她懒洋洋地，倚坐在客厅的沙发里，脚上的拖鞋一甩一甩，轻薄的睡袍下摆随着脚上的节奏飘动。

“什么时候回来？”她说。

“他已经回来了。”燕姐答。

“是吗？”她陡地坐直了身子。“已经回来了？”

燕姐点头，说：“段先生中午回来了，但有要事回公司。他说下班后马上回来。”

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她白了燕姐一眼。

“段先生说不要吵醒你嘛。”

“真是！”她向壁上的时钟望去，五时一刻。那是说，他

将回到家里了。

她不悦地对燕姐道：“以后有类似情形，要马上告诉我，要是我约了朋友，那怎么办？等他回来还是不等？”

“可是——”燕姐欲再辩白，门铃乍响，另一名女佣阿芳把大门打开。进来的，正是她的丈夫段贵祥。

“贵祥！”她笑盈盈地迎上。

段贵祥个子不高，两鬓微霜，身材瘦削，但双目炯炯有神，衣着适体，使他看起来另有一番气派。年届六十的他，因保养得宜，外表也只像五十出头。

他在扑进他怀里的年轻妻子的额上亲了一下。

“这么快回来，还说得多等几天呢！”她倚在他身上，边走边说。

“这里的公司有要事。”他疲倦地往沙发坐下，端详着妻子，皱起眉头。

“不舒服吗？”她一脸关切。

“绮香，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别穿着睡袍往客厅跑，有客人来，多不好意思。”

“有客人来吗？”她有点不高兴。“刚睡醒，来不及换衣服，到客厅坐坐可不可以？”

“可以，但，最好先换衣服。”他坚持。他是一个讲求原则的人，而且注重规矩。

绮香不高兴丈夫这样说她，赌气上楼，贵祥摇摇头，尾随着她。楼上是睡房。当夫妇俩一前一后的踏上楼梯时，楼上却有人下来；他一跑一跳地走着，蓦地看到了两人，一愕，缓了脚步，向绮香身后的贵祥喊了一声：“爸爸。”

“什么日子了？少爷居然在家！”贵祥的口气带着嘲弄。

他低下头，不敢正视父亲，目光无措地投在自己拍着栏杆的手；他的手背上有一条鲜明的长长的血痕。

段贵祥望着半低头的儿子，冷冷地说：“你一向比我更忙。”

做儿子的没有答腔，也没有抬头，缓缓地继续下阶梯。

“到哪儿去？”段贵祥低喝。眼看儿子并无停下来的意思，声音提高了：“听到我跟你说话吗？飞扬！”

段飞扬顿了一顿，说：“我有要事。”

“有要事，你永远有要事！”

段飞扬依旧没有回过头来。

“你太不像话，你——”

段飞扬加速脚步，一溜烟地跑了。一下巨大的关门声，使段贵祥十分生气。

绮香望着段飞扬的背影，随着门声消失，她咬咬唇，转身对段贵祥说：“由得他吧。”她把手穿进段贵祥的臂弯，半扶半靠的与他回到他们的房间。

“这个儿子，一直令我失望。”贵祥犹在喋喋不休。

绮香走近露台，往下望，飞扬已走到花园，几乎是同一时间的，他抬起头。

绮香与他的目光碰在一起。

他连忙别过脸去。

绮香牵动嘴角，笑。

“绮香。”耳畔响起贵祥的声音，他来到绮香身边，手搭她的香肩。

飞扬的汽车从车房开出；他们看着他的车，在私家路上飞驰。私家路很长，花街一号的段宅，占地之广，往往使初来者咋舌。

绮香初来时，便为眼前景物所惑。段家大门外，是两旁种满鲜花的花路；过了花路，路面更阔，一列青翠的树林，使人如坠仙境。对绮香来说，这儿确有如仙境。她做梦也想不到，有一天，自己会是这座花园大宅的女主人。使人艳羡的、如公主般的生活，又岂是挤在唐人街那又湿又暗的地下室的日子可比拟？

想起那发霉的陋室，她不由自主地缩一缩身子。有些记忆，是什么时候忆起都会教人惊悸，心底一阵凄冷的。

段贵祥把绮香拥在怀里。这个年轻美丽的妻子，为什么沉默无语？想什么想得那么出神？

他在她脸上轻吻，低声问：“有心事？”

绮香回复过来，摇头。

“飞扬教你不开心？”贵祥拍着绮香的背。“我知道他从不把你看作长辈。”

绮香咬着唇。她有咬唇的习惯。

“那有什么相干？他本来就不尊重人；何况，”贵祥把绮香放松了，使她面对着他，说：“你比他更年轻。”

贵祥倚着露台的栏杆，喃喃地说：“也许，我不该娶一个如此年轻的太太。”

“贵祥，你后悔娶了我？”绮香往他身上挨去。“你不喜欢我了？”

贵祥哈哈大笑，把绮香重新搂入怀里，说：“我供养你，

原不必娶你，但，什么力量驱使我做这等傻事？”

绮香侧着头，望着段贵祥，说：“缘份。我们会在那种情形下认识，不是缘份是什么？”绮香把头倚在丈夫的肩上，声调甜蜜，起码听来如此。她轻轻地说，一如耳语。“我答应跟你回来，不是缘份是什么？”

贵祥仿佛很满意，微微一笑。

绮香偷偷地瞟了他一眼；他不容易表露真正的感情，他心里到底想着什么，旁人无法知晓。他擅于掩饰。

他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。

也是一个厉害的人物。

但每一个最厉害的人，都有他软弱的时刻，也有他致命的罩门。绮香的心里想，他从第一眼看上她开始，便暴露了他的弱点；他需要一个关怀、顺从、稚气而不必有脑袋的异性在身边，陪他度过寂寞的晚年。

他常常感到寂寞。

这是绮香半年来在他身边得到的感觉。

一个什么都拥有的人，也是一个什么也没有的人，他甚至没有追求的目标。名、利、权，他享有了几十年，再多一亿元对他也只是是一个数目；人世间所渴求的，他似乎全都拥有。也许，他唯一的遗憾，是没有什么使他放心、体面的儿子。

想到他的儿子，绮香的脸一红。

段飞扬是一匹野马，看来无人能把他驾驭；他不肯听命于老父，他有自己的一套人生观，这些，都是段贵祥不能容忍的。

但，这是他唯一的儿子。

他不能有一个照他意思生活的儿子，也不能使时光倒流。时光永不倒流，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。

任凭富可敌国，也无法购买青春。

她善解人意，知道如何讨段贵祥欢心，如何使自己的地位更重要。

她觉得自己做得很好。

她暗地里一笑。

夕阳西沉，夜色来袭。

一天即将过去。

不远处属于花街一号的私家路亮起了雾灯，花树景色模糊，一切将融入黑夜。

“晚了，贵祥。”绮香说：“晚餐该预备好了，我陪你到饭厅用膳。”

贵祥点点头。

夫妇离开睡房，下楼到饭厅去。边下阶梯，贵祥边在沉思；而绮香，手扶着阶梯的栏杆，想着刚才拍在栏杆上的、段飞扬那带着血痕的手。

段飞扬到了哪里？

他驾着车，驶进了闹市，再驶进郊区。

他漫无目的。

他只是必须要离开。

离开段家。

他听到父亲回家的声音，他异常烦躁。

汽车风驰电掣，他的心起伏不定。

黄昏的夕阳，把世界镀上一层金色。余晖仍未散尽，他来到海边。下了车，海风带着碱味，扑打他的脸。他倚着车身，茫然无绪地站着，静静地等待黑夜来临……

黑夜早已来临。

绮香与贵祥晚膳过后，在露台听音乐。乐韵悠扬，贵祥仿佛很陶醉。但对绮香来说，段宅虽然豪华，可是始终不是她的天地，她的天地应在更遥远的地方。

贵祥喜欢静静地坐着，她无聊地倚在他身边；她必须如此，把头埋在他臂弯里；只有这样，贵祥才会觉得她属于他。也只有这样，她脸上的无奈、厌烦才可以躲过贵祥双眼，她可以不与他的目光接触。

“坐了一天飞机，该早点休息了。”良久，绮香对贵祥说：“为你准备沐浴？”

“唔。”贵祥点点头。

绮香打点一切后，贵祥进了浴室。

当浴室的门关上了，她马上拨了一个电话号码，她想知道自己想着的人到了哪儿。

电话没人接听。

她咬着唇，时钟告诉她，是晚上十一时了。

灯红酒绿，他是否埋在脂粉堆中？绮香心里泛起一阵醋意。

飞扬走向沙滩，在一块宽阔的岩石上坐着。远方漆黑一

片，涛声有节奏地响着，他头一次如此宁静地坐在海边。多少年来，他已放弃这种宁静，涛声、海风，对他已变得陌生了。

坐得久了，他站起来。

迎风而立。

也算是一个硬汉子吧！他自嘲地一笑。

“喂！你干嘛？”有人在喊。

段飞扬回转头。不知什么时候，沙滩上多了几个人，三男二女，一个男子正向他招呼。“先生，快下来，太危险。”

“下来再说，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。”一个女孩子道。

他一愕。

“来。”一名男子上前，把手递给他。“把手给我，有事好商量嘛。”

他自行走下岩石，此时才发觉，原来刚才所选的岩石已因潮涨的关系，一半已浸入水中。远远看来，他就像站在海里一块巨石上，果真有几分险象。

上了沙滩，鞋子和裤管也湿了，伸手“救”他的男人，穿着短裤，一只球鞋都湿透了。

段飞扬径自向汽车走去，一个女孩子却向他大喝：“喂！别走！”

段飞扬懒得回身，自顾自的走了。

“这人，多没礼貌。”喝止着他的女孩，向她的同伴说。

她身旁的另一个女孩子，马上踏步上前，挡着段飞扬的去路。

他没好气地望着她。